

管子纂詁

廿三廿四

和書門類	16777
函號	230
架冊	12
冊	12

內閣文庫	和書類
函號	16777
架冊	230
冊	12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777
	冊數		12 (12)
	函號		191 310

番外書冊

子解

新刊納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安井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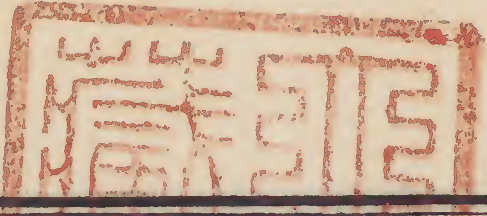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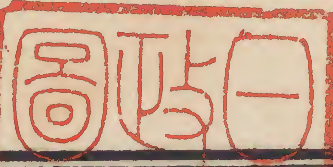
纂詁

淺草文庫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耳

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是內是謂國用

地二字轉寫脫之耳發亦起也刀幣錢也
至皆山海經之文山海經此字下有禾
 桓公曰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薄、毫、假、借、字天非

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

也利則開之不利則闔之決塞者開闔之深也高下貴賤也徐疾緩急也坐靜起動也物價之靜動必有費與時不通於此不能利國說釋閉則通之利塞則決之亦通黃帝問於伯高曰

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

家陶、化也、莞、蒲類、可以為席、刈殺其莞而樹之以穀又謹逃猛獸爪牙以開金銀銅錫之礦天下可化而為一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

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銅言金者古稱銅為金也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陵讀為稜、稜石之有稜角者蓋謂方解石之屬赭赤土也榮華也下有金銀

銅鐵之屬故榮華發見於上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距、違也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

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讀為若、若音徹、挑、摘也說文若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

諸侯九兼諸侯者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芮短也、戈短於戟故曰芮戈是歲相

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頓、鈍也、疾戰則戟鈍、黃帝頓戟一怒、桓天下之君伏尸滿野也、本猶始也。

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

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也銚、非也。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

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

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動、變也、謂

之毀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

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與犯之遠與犯之者相遠也、管子之言與伯高對黃帝同者或以為伯高之言或以為管仲之言所傳不同故兩舉之。桓公問

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

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

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國蓄揆度作禹氏此作牛氏同音假借也。金起於

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

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

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

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

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

因天下可乎稅、遺也、檀弓曰未仕者不脫入、因天下、依用天下之財也。管子對曰

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渠巨通大也先王理其號

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

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

貴糴之數俗本糴作糴不成字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

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

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知章云鼓十二十斛舉盡也最聚也而國穀二

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

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

而衡黃金百萬平准其價而取金故曰衡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

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煮亦謂鹽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

口之家百人啗鹽啗音視與視同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

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少加

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

耗讀為好同聲假借字好孔也君伐菹薪煮泝水為

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菹菹同枯草也泝澆也凡煮鹽撒潮於沙上既乾盛沙於器又

灌潮而澆之然後煮之故云煮泝水也平至陽春請

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

管子 卷之二十三

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

仲尼曰古者不修墓則春秋以降繕冢墓

矣大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

亦有大當為大輕重甲

夫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

本欲減煮鹽而貴其價并令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

之流南輸梁赴宋衛濮陽

河濟皆在齊境修之者便在雍豫之間諸本赴趙蓋上有梁魏都梁因又稱

云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或云梁為秦所滅其地蓋

梁轉寫者因改赴為趙耳趙魏在河北齊在河南即

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

惡食無鹽則腫驗之凶年

果然腫則不能戰是守圉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

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不能減齊財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興盛也豐饒也巨錢大錢也蓋齊當時行木

故謂奴為虜耳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天高間當有下字今本脫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本猶首也輕重乙作國義

子勝商之所道勝商富也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

幣、騏驥、黃金然後出。本資本也，出猶去也。騏驥，令有

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困，非

有使非人。管子地員篇第七十四曰：車重者，其地薄，木也。夫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會計也。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

也。共工之玉，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

乘天勢以隘制天下，隘，狹也。陸處什之三，故狹制之。至黃帝之玉，謹

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謹，逃，猛獸，爪牙，之害耳。未暇利其器以勝之也。燒山林

破增數，焚沛澤，增，重也。數，大澤也。水草雜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

充實其地，以增益人，只。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牧，養也。至於堯舜

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害人，故曰仇。以大夫隨之，求其皮也。桓

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

雙武之皮。委，置質也。尹知章以武為虎，蓋北魏避諱，改虎為武。此未訂耳。言諸侯之子將仕

者，以雙虎謂之飾，襟謂之幘，皆緣也。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尹知章云：列大

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親戚

母，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

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勝為人，所勝也。數猶法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有陰陽而後物生

謂陰陽為事名也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

也此謂正名五五者皆正物之器也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

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二者生之五者用之其勢必至

童山竭澤故人以法制之人不許妄取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

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不守則失之淫人君失二

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

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失謂不守言此國家盛衰之極機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剝以為門父門父抱關

也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姦詐也誣祿食浮於人也故相

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寅敬也

去疾走也故入相保任不敢自言其能敬為官職之美雖重門中擊柝之人不能疾走者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太准管子對曰太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太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無猶輕也、厲也、也、定亦立也、天

下來伐、不得已而封有功之臣、天下已封君之臣十

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其富倍功、臣、故

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

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諸侯來伐、則臣以功

是時價之最大者、在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肆、陳也、讐、對、厭、當也、民

與五穀、不暇復詳議其價、為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

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反、歸於萬物反其

重、物價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分、半

半、十分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國幣三

藏於賈人、則幣重於平賈、三分、至財物、民賈人市於

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賤、賈而

故財物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送、更

也、富民迭興、相制、君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

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

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在、涂者、商也、

穀、秋、賤而春貴、守之、不失其軌也、貨、貨也、立故物動

管子集注

卷之二十三

七

則應之起而應之物價變動則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

流則民失其高豫奪其涂則民不遵知其無利也高

移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費貴賤相當物輕重與此

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數輕重不計也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善正

者先省減其有肆廛者減肆則市間而朝又自間也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

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

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

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

不足之數也豬飼彥博云財裁同衡謂數猶法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

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察明也至極也

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變動幣穀而左右

二十倍於國所固有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

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國策既多所奉五官之數不待籍於民焉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

羨以備賞調用和調財用也諸本藏作藏今從古本天下賓服有海內以

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富謂祿也高貴

也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治亂皆資於輕重所以無終極之期也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為天下五分一歲所收食其一以藏其四是一年

行茲如此而天下可壹也處舍也舍之與行皆在我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下使不

用不、今從古本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傾、教

均則金昂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贏、德也、言道不如

金昂

此言者又夷吾之罪人也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

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

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變動而置之

其價雖賤天下物藏則重諸本藏作藏發則輕散則

多散則為之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決、去

故輕重調於數而止和調於貴賤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所以流移財號

令者徐疾也號、令而變令重於法社稷重於親戚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

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親戚、父母也

說詳於五輔

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猶無城然故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有甲兵下疑脫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

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陰山在塞北礪當為礪

或體礪礪石次玉者發東夷名汝漢水之右衢黃金

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

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

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陰山

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

萬此一為四矣與預也正籍正戶正人之籍也國蓄

之養贏正人家長也月稅三十錢正戶謂有本業者

輕重云正籍者君之所強求是也吾悟通抵也言

使凡預征籍者皆以錢幣環為黃金以納之幣金相

抵觸一金之價踊至四萬則千斤之金可以鑿良馬

四千匹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埏埴謂作模

橐當為橐鑪橐冶氏熾炭之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

器搖其柄則風生立成也數也萬錢計數所為致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

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

管子地員篇 卷之二十三

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至來阨難也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制輕重謂定物價貴賤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萬乘分字上皆有當字此亦當有轉寫脫之耳當分者謂當分與田畝者凡田唯家長受之為戶萬戶故當分田者亦萬人輕車兵車也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

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百乘之國五日而反則往來各二日半云三日出竟者舉全數也二日半出五十一里之竟日行二十里千乘之國五日出竟日行三十一里萬乘之國十日出竟日行五十一里凡定慮定載路遠者為日必長至日行路程遠近當均而今遠行倍於近行未知何以立此數或云近者步擔遠者假車馬之力然二日定載恐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也匹特老而無子者為獨

君問君存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

葬之父母死君衣衾三領木必三寸木棺木不得鄉

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

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產生也謂遺服

十四井曰甸出戎馬四匹則匹馬之君終歲行邑里

壤十六井也苦患也俗本匹誤四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人

謂丁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

之當壯者遣之邊戍力足以耕耘而放蕩游娛不昏

遣之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種菜圃曰圃疆疆通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無本則

不能盡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

下女衣三挾決通周匝也上農所耕能周匝五農有

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俗本飢一

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

王謹於其始糞土穢也而五穀賴焉苟不勉於此乃

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糧事再其本謂培耘之屬

其本則無中賣其子者下文云事不能再三其本若為

食若順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

死得葬矣給相足也通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

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

則中內漸民也也遵循也姦涂私涂民所自為非官道也拘止也中猶應也漸芟也上貧而

下窮則民間私由之涂不可獨循行貨財又不安留於其所拘止言多劫掠盜竊之患也然後隨之以法

則應內自芟艾其民之道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

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貪至一無

責其非而治之子既已鬻矣不可復得使是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

穀之法再什倍數法也一穀減穀價當十倍夷疏滿之

穀既乏夷狄疏遠者來滿京師也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

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稱舉也謂出息無食者予之陳穀無種者貸之新粟

故無下什倍穀價之賈無倍出息以貸穀之民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准儀皆法也對曰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

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

馬之牢不利其器牛馬所居曰牢諸侯不得畜牛馬預毀戰爭之備也器兵器也周

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

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數猶法也籍借也管子對曰

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智

不足也不籍也以山澤以網中其利是君智不燒增數焚沛

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逃去也利器與智

能之害已而去閉之是佐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

淫器而壹民心者也其心曰戰馬甲兵皆是淫邪以

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御治也

乘以人之所以為人而治人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

也視時而建法故曰用一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

五家而無盡行不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祥福也立祈福也立械器以使萬物則萬物皆

可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天下皆利之而童山竭澤

益利搏流博當為博出山金立幣金銅幣存菹

丘立駢牢存以為民饒存在也察也孟子曰存乎人

是也菹菹同菹茅圃也駢比也察茅圃之地理立

相連比之牢多畜牛馬以為民間豐饒之策也俗本

饒誤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野草亦有可食

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有生

分賦而養之老者則殺之立施與庶民之法以守五

穀也趙用賢云一本立施作立殺弛五穀下有之所

主也四字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

盡臧同贏當為贏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

而聞乎通以已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為過則去譏察也亟數也好譏察下情而不亂其所為好尚數變而不為變其所守

時至則為過則去而不為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致讀

如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致謂前知之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

之聞聲而乘之數猶法也聲猶稱也故為國不能來

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

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

晨樂聞於三衢端首也諫本或作諺或字也今從趙本朱本聞於三衢音樂之聲達於城

外第三衢也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

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薄毫同游浮也浮女工女工之

不務本者純讀為屯一屯一束也言桀驕奢文繡貴而粟賤夫桀之國者天子之

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

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流糶穀之利也桓公曰何謂

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每州置一掌掌事之吏里

有積五窳積猶藏也窳穿地曰窳民無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

不葬者予之長度與預也正籍謂正戶正人之籍無預正籍者謂無本業者假貸也度

渡同謂濟之皆云長者予而不收也飢者得食俗本飢誤饑寒者得衣死者

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

致天下之民不資者無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

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杠橋也弛北虎充市以觀其驚駭弛放也北虎乳甚至

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夷平競彊也平飢者食之寒

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

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是字句

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

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

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

謀也策士誣聖以成其說乃其常不足辨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執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饋歸也歸食然後今每戰輿死扶傷

如孤荼首之孫仰刺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

如而也輿死扶傷而其子為孤也荼茅秀也荼首白首謂死事之父又曰之孫者孤謂當室孫謂弟妹稱

孫者對祖立言必備舉之者示望賞者衆而財不
希之意也刺刺也仰望賞戰刺敵兵之財貨也

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

則物重章明也雜帛曰物邑居之不章以物則物輕

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

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時時同積也

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縞素喪服也士室謀事之室朝功臣世

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

致圍城脆弱則致敵國之衝突天下有慮齊獨不與

其謀慮圖也言天下有圖齊子輩獨不與戰守之謀

不與其謀言將見伐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

賈取之左右謂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鉅之數不

得為侈弇焉齒猶數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鉅區同

也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鉅無止遠通不推恐穀價踊貴故

爭糴之遠通不推者遠流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

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

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諸本收

從古本相鬻謂孤寡也赴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

於溝澮之中獨老窮者也顏行

也士非好戰而輕死也輕重之分使然也偷薄也士

為用上不偷薄而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幹骨也徵求重多市買也管子

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

見杠橋也柴池植柴於池也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

徵去分民之籍去分分半也不求自至而又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

服簞輕至百里簞當為簞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今高杠柴池東西

南北不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

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酸然猶凄

然也杠高故不可恃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

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
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
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
所生不若其所聚離去也道若祕蓋書名也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

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匡匡刺也謂偏戾考工記輪

萬萑則不匡刺軫礙也工俗本誤王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鷓鷯鷓鷯

之通遠舍特也鷓鷯似鷓鷯而大無後趾毛有豹文通猶道

也鷓鷯之舍近鷓鷯鷓鷯之舍近鷓鷯鷓鷯鵠鷺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式用也

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在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在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在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在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在鷓鷯所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者前無趨

求之、人言、三月解旬而弓弩無匡軫者、音當為旬、旬、義通、懸繫也、弓弩既成、三月、解其所繫束之繩、不復匡軫也。召管子而問曰、此何

故也、管子對曰、鵠鷓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

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鷃、

三禽好聚、菹澤、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橄、不能自正、冢

三十一斤曰鈞、鈞、橄、云、棗、橄、當作棗、故三月解旬而弓弩無匡軫者、此

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所猶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諸本籍作籍、今從古本、管子對曰、不

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情

也、民避籍、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

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

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

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

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困

大也、厭、禊也、祭社曰宜、園、有也、因、權王者乘勢、聖人

乘幼、與物皆宜、幼、微也、聖人智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

大曰官、小曰吏、分掌五行之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

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落原、蓋謂草木實落在

殽、曰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管子

卷之二十三

廿六

籍正征伯百皆通三夫為屋屋粟三家所出之粟邦布邦中所納之錢其數未聞此之謂設

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越之強在滅吳之後距桓公卒百七十一餘

年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

樂則越人安敢至原古源字過之者深其水也矩句也游水者必句其身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使越人不論三川

立員都員圓都潴皆通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大舟大身皆地名輕有深

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大舟大身皆地名輕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避猶讓也桓

尺累通七尺曰仞

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隱蔽也蓄讀為牆越人蔽管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

以待戰於曲蓄讀為牆越人蔽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

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

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

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

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

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莫之續薪不能續也裝藏也言不負販而售尹

薪知章云大曰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剗耜夏有以決芸

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剗刺也決去也

管子 卷之二十一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綈之眊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

唐防，水以為園，種菜果於其中，以此為本業，利澤言貧甚。管子對曰：「請以令禁。」

令，禁人。百鍾之家，不得事鞮，鞮，同屨，草屨也。千鍾之家，不

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葵菜，唐園所生也。若

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徒也。徒，聞也。徒，聞也。徒，聞也。則北郭之

眊，有所饑，其手搔之功。也，謂制屨，縷也。唐園之利，故

有十倍之利。通，故固。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陰，影也。諸侯而有王者之利，故

曰影。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

汝，漢水也。

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

國也。煮，亦鹽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礬石，築牆

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倪，睨也。同是

視也。金利雖大，運之不工，用之不善，則天下睨而視之耳。未足以富國也。使夷吾得居楚

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居，蓄也。今齊

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諸本

作者，沸火，今從古本，地數作煮，泔水。桓公曰：「諾。」十月

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

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

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

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

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

庸而煮鹽北海渤海也渠展若此則鹽必坐長而

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

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諸本作也國今從古本無鹽則腫

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歸鹽然後人得食之故云桓公

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成猶善也桓公

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使賀得大利而獻物其獻必以金金坐長而百

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衡平也價與其物平正相當故謂買

物故此所謂用謂運若挹於河海言不盡若輸之給

馬言輸運也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國有大賈非君之所賴也故為人君而不審其

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中應也桓公曰何謂一

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

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言君征萬物之賈輕約畧去其半其財皆入於商賈此應一國而有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

其弊以守民之時時春之秋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

農夫失其五穀是重渴也渴盡也貧者出一倍之息以貸其財是再貧也農夫

糶半價之穀以償其債是再盡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
 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民籍之謂買薪蒸犧牲
 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
 財交殷也殷盛也君民相親然後可下以通用財貨而上下交盛也故請取君之
 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猶餘也取餘財而布於邑里於貨民便也陽春蠶
 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筭曲之彊筭筭纜舟竹索也非養蠶所用疑當為
筐月令云具曲植籩筐形相涉而若此則絳絲之籍譌耳曲葦薄也彊亦讀為纒謂錢
 去分而斂矣粗者曰絳繭滓所抽也言民皆納絲償債故絳絲去半而斂亦足用也且
 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

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
 時制之傳制同獲讀為獲薄讀為鑄菹菜也趣促也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給當為拾拾更也四方不至糶流正間卑居鄉邑因其輕重守其委積之廬其用心周審如此故事至而不妄舉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拘止遺餘也諸本拘作包今從古本拘亦止也隨之以法則

管子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是下艾民也艾艾也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國蓄大石月食四石

大文三石吾子二石通而計之入月食三石蓋糲米也則此亦糲也三升當我二合五勺六撮四四春去

二分爲二合零五撮奇不滿常年三分之食二升也穀既價故鄉中有入今正食而盜之者

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

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

不反物出而不反於已也謂不通輕重之數失過也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

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

去俗本財誤則常價三分之一而糶去之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

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

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越散也待猶共也持戈衛從之

士還不被親厚其家族亡失而不分之以財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

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管子穀策以人年食十畝所收爲率

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

立幣立成也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以所鑄成之幣配當有二百金

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疆勉也若當為桓公

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

且并無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

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

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

乘迎癸乙於周下原使車五乘東往周下原以桓公

問四桓公獨先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

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

諸侯者無權與有威權者怒其欺管子差肩而問曰

差肩肩差在後也癸乙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

籍吾民何以待鄰國車兵車革癸乙曰唯好心為可

耳好孔也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夫好心則萬物

通萬物通利萬物通則萬物運運動也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

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因萬物之輕而蓄積

不因焉其利必為天下所奪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

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卿諸

而有百里之采者也有餘富而無餘足其所不賂其

游者責之令大夫所處也以財與人曰賂游游客也

責之長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

大夫大夫

管子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

為天下穀幣財為三准從輕重而環之為同策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

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

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抗舉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

之行靡費也廣平日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

積久之且何以待之頓鈍也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

金賈四千豬飼彥博云平當依下文作金則行字粟賈金四十則鍾四

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

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

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輕重乙曰狄諸

侯畝鍾之國也畝鍾則百畝百鍾而此云百畝二十

鍾揆度曰金之平賈萬也而此云金賈四千蓋管子

經數百年之久而成於數十人之手是故粟重黃金

以僭差繆戾至於如此餘不盡辨焉故善者重粟之

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衡平也故善者重粟之

賈粟不重則傷農故善治者重之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然語詞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渾音棟擊聲也鎗然擊金士鎗音鐘聲也

士下當脫字今不可考帥然策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

止帥卒通帥然急遽貌策杖也桐洞深也深鼓大鼓也帥然

杖擊大鼓則士從之輿口滿用手滿錢趙用賢云用

於敢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仇

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其惡敵非大於父母之故軒

冕立於朝俗本於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軍中

也軍中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

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祿執守也執於朝者有節也

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

唯重祿重賞為然耳子棄父而死而父亦殺其子也故不

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特特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游猶流也行也行亦為也管子

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

皮毳服而以為幣乎文皮虎豹之皮毳服治去皮毛以

物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見露也不露於手只言至小也

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

然

然

然

然

然

然

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

而如也一

豹之皮也

容黃金而其價如所包容之金也一說容讀

為鎔鎔化黃金其廣與皮均而皮價如其金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

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璆琳琅

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

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立今從古本言物無為主事無接待之遠之

與近無相因就則四夷之國不可得而朝之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安井衡 纂詁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視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

其道益遠用力益多而猶且不至

於是有視而視之者則遠者遂疏

而疾怨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也善好缺然

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熟穀者農夫也天下之可得

而霸未長春云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苟為之立封壤班列天下之苟側天

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無并諸侯

此諸侯度百里趙用賢云此小也衡謂爾負海子男

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小不能分於民能如此則小國不推徐疾羨不足雖在

下不為君憂雖在下民不能以為君憂也夫海出

無止沛者潮水之山生金木無息草以時生器以時

靡幣幣讀沛水之鹽以日消消者售也終則有始與天壤

爭是謂立壤列也武王問於祭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群臣君謂紂左右紂左右也左右之賂不

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豕博

云不欲當作欲不衡謂稽嗇通嗇亦收也祭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

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結稿本

百里納結服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

黃金而出從諸本載作戴今故君請重重物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車價之物而衡市輕價

萬物如此而相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謹與許也

因則國策成矣

輕重之度善則善矣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苟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推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鈇一鑽一鑿一鈇一軻然後成為車鈇車轂中鐵也鈇鑿屬軻車接軸也蓋亦有鐵承之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然後成為

女尹知章云鈇長針也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

用足斷山木以為炭也鼓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

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徒隸罪人給官役者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十當為七字之誤也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

民疾作而為上虜矣貧富死生唯上所為如虜獲於敵者然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

河壑則土沃故畝積也中土瘠也河壑

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山諸侯豫戒故不能勝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畝鍾
 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
 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朱長春云沃土之民淫
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
 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
 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錙金北狄之諸
侯程在雍州文王曾居焉六銖故狄諸侯十鍾而不
曰錙六斗四升曰金十金曰鍾得剽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剽戟出俸十鍾而不得
剽戟之士穀賤也十
 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輕重高下之數國有
 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

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
 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稅於事曰租正籍者
 君之所強求也正籍者正戶正人之籍正人家亡君
 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
 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所不見奪之理國所處所也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
 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
 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兩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
 者衆也五尺及泉及兩澤入地五尺百穀必穰如此
則其君必辱食與民稱未嘗缺乏其國必亡

管子卷之二十四

所以然者何也備五穀者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衆令不行於下也待備也令於天天不能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所猶也故奪然後予義以數奪之則民悅以高然後下以策重物價然後多運以輕之則民服喜然後怒威之則民懷而畏之天下可舉也舉合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強勉也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愈勝也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句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虜猶也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

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高重以致射下輕天下之財致高重也所以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頓純也而辟方都

二為之有道乎四縣曰都方都其地正中都也管子對曰涇水十

二空蓋齊有川名涇者非雍州之川也汶淵洙浩滿

三之於乃汶洙二水名汶在齊魯之竟洙出泰山蓋淵浩互言於讀為擦乃當為泥聲之誤請以令使九

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壘涇水

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

管子集古 卷之二十四 五

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辯辨通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

朝素賞軍士素空也無功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

泰舟之野朝軍士令應鼓戒之期至於泰舟之野諸

要無以令至鼓四字蓋節焉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

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管子親鼓

戒期故猶執枹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

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

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

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

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

聽從也言能得者壘千人群書治要引壘作累賜之人

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外出列一朝

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空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

識此識志也吾何以記志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

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鄉內

當為鄉內誤倒耳未戰受千金之賞是外為勇名若

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北敗走也吾舉兵而攻

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
 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
 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禮容不得坐受之千人
 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親戚謂行
 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
 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群書治要引見其
 作見禮若此四字蓋係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
 刑修非管子原文也市里莒必市里莒名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
 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

列地而封列裂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
 此素賞之計也陸曰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
 之出賂為之奈何與賂入也財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蓄費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符券也貸財於
 使使之獻馬一匹無有馬者買之公家蓋五十符者二
 家一馬二十符者四家一馬其獻不止百符也
 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
 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阜馬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于惠之功世吾歲罔蔣崇

管子集註 卷之二十四 七

管子 卷之二十一 七

其祿世及此三者皆專其邑世收下吾歲歲所網取之稅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

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塚壘蓋塚壘之別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

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

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

千乘之用也去除列行也緣封循境也除去一行稼

為村落者其民困苦已甚故不得籍升斗也親功所

封既延于世又有磽薄邊境不稅之壤故五分而操

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提平衡

也謂不相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

不行屯戍也十鍾之家不行十鍾之家不行行

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廩

圓者曰困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案據國貧而用不

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子字

數既見於上矣故百姓皆據困窮君直幣之輕重以

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直猶當也決開也開取積粟

復有券契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

竟上無患諸本上作土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

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

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之壤

管子 卷之二十一 七

管子 卷之二十一 七

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發草謂墾荒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辟力也平當為乎施

乎舒行貌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殺滅正長也長商賈猶大商賈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

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也衡平也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

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若是

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與猶為也重土曰城為大夫築城於藏穀

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卿諸侯百乘之家令大夫藏五百鍾列

農夫之事積委積也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

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

百倍之利矣先下令卿大夫然後城於藏外也辟開

也也穀之在民間者少故開出其穀其價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衡月也管子對曰衡無數

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物固猶滯也不得使

物價為常而固滯

管子集古 卷之二十四

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調和也管子對曰不可

調調則澄澄明也管子對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

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行高下如遠故不可得而使固使

而分有四時秋擊也凡斂物之時皆謂之秋分也故曰農事且作請

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春賦耜鐵秋成而償直木

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

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成熟會聚也大冬營室中女事紡

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冬寒不便於外事故營造於室中績

也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諸本得今

從古本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古本作百故物不

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角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曲委曲也車少者待之薄車多者待之厚委曲

立平當之法故名曲衡之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諸本令作舍今從古本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伍養有五廝養之卒五人也天下之商

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管子輕重十六

管子輕重十六

管子輕重十六

管子輕重十六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數計也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

襲尹知章云襲亦重也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

萬泉泉古錢字八寸者八千俗本寸七寸者七千珪中四

千珪古圭字瑗中五百尹知章云好璧之數已具

珪瑗蒙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觀疑當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

於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未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

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文采錦繡之屬布亦錢也

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

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以號令賦幣於天下管子對曰江

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人未至名之曰

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環封聚夫天子則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

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苞一束以為禪籍不如

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豬飼彦博云載其黃金爭

秩而走秩次也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
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
水位祭位也封禪三日即其位而祭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
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多祗務專也衡平籍也
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反償也為貧也其債也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
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

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

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稱貸之間者收息也千家以報

吾闔國滿千家則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

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

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出者貸也

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

斷輪軸下采杼粟上斷取輪軸之材下采拾杼粟之實諸本斷作斷今從古本甲

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

出之中伯伍也中應也伯伍貸百錢收息五錢也此上下太少且此以息重為次伍下疑

脫什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

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福當為

誤也若其處山上者斷輻以治葛縷為食其稱貸之

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丁惠齊國富

下高氏國氏皆齊卿諸本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

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

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下平曰衍梁

名薪食煮泔須薪故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諸

萌作氓今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

諸本粟參下有受子息民參萬家子亦息也據上所

三千五百餘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

得哉不棄不使稱貸家棄捐子息也四方各有稱桓

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

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

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鑲縣樂之器橫曰篋豎曰

錡蘭鼓架蘭鼓也職檝通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

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檝檝謂之棧

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大宰宰桓公

舉衣而問曰禮之衣袂從而舉古本衣作哀寡人多

務令衡籍吾國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

假貸貧萌故民能春刺寡人有鏐枝蘭鼓其賈中純

萬泉也純也通束也其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

數使無券契之責決猶去也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

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

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

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寡人之德子無窮然

而不自得於是寡人也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稱貸之家

皆當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

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

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

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發務興發事務也謂

準償財以重物價也一粟金百泉與庶幾同反

管子曰昔者祭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

錙網綬之於萊亦純錙也練練錙也苴苴紫草純束

束之練錙直金一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苴

空周且斂馬纂集空盡也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也作起也

管子卷之二十四
十一

推移也謂鬻之言萊人知周貴紫繒爭先售之聞下所
策者於是萊既盡而周人將斂馬偶起見於萊人操馬
馬之賈俗本推誤是自萊失纂茲而反準於馬也
誤纂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
下此之謂國準準猶價也失於茲而準於馬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尹知章云庸用
也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鈞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
泉則鈞二錢也鈞區同昭公三年左傳晏子語叔向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
出三釜而決其籍決去也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

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諸本食作
準平矣本今從古本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阮當為阮阮遂進也谿谷報上之水

不安於藏報反也谿谷推反上流之水內毀室屋壞
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

之舉謝去舉起也金錢將去君謹守之大夏帷蓋衣
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

管子卷之二十四
十一

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甲兵之繕

皆須之絲麻為之據上下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

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

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如故猶仍舊也

物價之法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古本謂管子入復於桓

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

天之使者乎初猶首也使大夫首戒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

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

神而愚者信之

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神終極也桓公聞下役使鬼管子入復桓公曰

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重猶厚也投贈也哉通尚

論禍裁之惟省哉適爾是地厚贈風重投之哉兆此

有國有字復出而誤脫國有搶星其君必辱搶星櫬

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

之仇服被也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

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

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

平賈取之收粟當依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

管子卷之二十一
十一

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太事歸贈也財物即布帛文采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嗇吝也凡天災者天吝不與福

於人故謂天災為天嗇耳鄰近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

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紵絺紵之別字細我鶩

含餘秣諸本秣作秣不成字當為秣秣今從一本齊鍾鼓

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同姓不親也其伯叔父母遠

近兄弟遠近以服屬而言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諸本

饑今從朱本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厚於自奉而薄於親族必不能盡忠於其

也君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削朝杜其門而不出功

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

也資賞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

之萌皆與得焉俗本貧誤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

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繆詐也陽行義

而陰收其利故名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

上之求度讀為渡渡濟也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洽周匝也欲復

民之產業何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

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表謂旌之

管子卷之二十一

問也。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井十為通，師長也。筭當為折筭也。猶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式用也。肉倍，孔謂之壁，給鹽。稱貸之家，皆齊首誓。穎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中，應。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折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賞，故國中大給。

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分貧氓，如下其所故有之賞。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殺減其富也。管子對曰：請以

令決瓊洛之水，瓊，五。通之。杭，莊之間。杭，莊、齊國蕃盛之邑。桓公

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

廓然，益貧。廓然，空虛。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

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

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

上之樂也。巨，雄。即商。虻，莊子云：猶候蚊。負山商，巨。馳。

之宜昏飲，與昏暮飲酒宜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

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

九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離售通賣去手也央

依上文作虵形相涉而誤被及也買人蓄物本以射

利而今則欲昏飲賣徒為物去手買徒為取所欲不

復議其價市易未及半已終而委棄其所守之市次

去游水上投去蟲虵巨雄於空中為其妨宴也於是

翡翠乙乙小鳥之屬爭聚食之新冠少年五尺童子

見之皆請其父兄挾彈懷丸彈小鳥於水上以及昏

暮故賤賣而貴買九故賤賣貴買以偷其間也四郊

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哉故四

郊之民富而商賈之人貧也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窶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沐猶洗也樹枝在上猶髮

在頭上故不言洗而云沐桓

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

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好猶愛也往來之市者罷

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

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

語終日不歸玄語道理微妙之語是以田不發發伐也謂起土五穀不

播播種也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

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雖內嚴一家之

者三人則職業多曠故物價沸騰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尹知章云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請作親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俗本上以誤下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何不字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穀實也平治也九月斂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管子曰方于幾何里管子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也龍夏見山國機池蓋亦邑名諸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朝夕讀為潮汐外之遠澤為其所準過以所貯帶齊地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託食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遽然駭管

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言號令也
辭命也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謂幣國固
猶言教也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國所恃以固也君動言操
故君務於籍幣則賈人獨運用國幣穀主於賈
於農故君務於籍穀則農人獨運用國穀君動言操
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隨輕重所在而流移之則君
獨因之而農物之始吾已見之矣始是也物之終
尚不與焉吾已見之矣操國趣國固及物之賈吾已見之矣不見
物價則不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
能流移之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
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

齊軍三敗二重臣死之以定社稷者吾此皆以下長城
之陽孤立突出於敵中之地封者也此及下三地皆
不得稅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我既為託
升斗也管子對曰守其三原三原麻絲及
吾地不得稅升斗管子對曰守其三原穀與六畜之
者為之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穀與六畜之
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
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麻者布之源也故欲守
麻價十倍則布價必五十倍此自君以織籍於系未
然之數也布五之布俗本誤有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織文錦綺之屬也系
為絲系者織之源也故欲以織籍先籍於如此則云
系撫持也籍系以持織故其價二十倍於五穀之籍於
五穀之籍趙用賢云云疑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
於穀則撫之山源也故持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

術術遂通鄉外曰遂蓄蓄所蕃也故故持之遂遂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

善御善御以號令使民不諭公曰善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一專也臣專使臣籍之右守布萬兩而右

麻籍四十倍其賈右猶貴也術布五十倍其賈為兩先貴守布

藏布萬兩而後後貴麻籍之則所藏之布公以重布

十其價而鄉遂所鬻則五十倍其價矣公以重布

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以貴重之布決取

者皆齊國中之事無所增減於故有之幣故至此始

言齊之故耳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

輔軼佚通佚失也輔謂輔相以成之穀畜之價失善

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

以為百湯讀為盪盪推也注流也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

使亦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四時各生物

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

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諸本形作刑今從

未形未形之前也其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

則物重矣以數理求物則物重於人而人反求物矣

是權在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

無賞舉國而十則有百此所謂以數求物也一者

賞一定不移則唯有其物不別得矣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之疾御之徐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言唯吾是以

管子對曰

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猶也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始物之終也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有終字

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問何時始施之管子對曰自理

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處戲以前

荒唐無紀治國之道自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

造六窠以迎陰陽王若谷云六窠其猶周解算法乎

當讀如計以企有歧音也衡謂窠以企為聲卦以圭為聲企聲圭聲古音相近窠蓋古卦字也處戲始造

八卦重之為六畫卦而文王象之周公象之故此云處戲造六窠以迎陰陽而下文又云周人之手循六

陽承之則六窠之為六卦審矣作九九之數以合天

道而天下化之九九算法之名步數神農作樹五穀

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

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臬菜也臊也民食之無茲腓之病

而天下化之益也腓者胃府膨脹也黃帝之王童山竭

澤上云黃帝作不當復言黃帝之王黃帝疑當為唐陶不言天下化之者堯舜同道故至下文總言之

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

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

化之曾層同層重也重藪謂木藪群害鳥獸害人者也置植通閭里門也愠怨也夏人之

王外鑿二十蝨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
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或鑿地世之也蝨未詳
貌鞮決也涇音經出山海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
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宰服牛馬以為民
利而天下化之帛當為阜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
而天下化之字典引卷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
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
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亢不卑
本誤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

祀公曰善宜之公俱當作君說詳見于前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朱長春云千即阡阡

于鄰千穀爭其利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

管子對曰魯梁千穀可取其利也管子對曰魯梁

之民俗為練尹知章云練之公服練令左右服之民

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

釋其農事而作綿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十日而服之尹知章云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

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綿千

管子集言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緝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緝而踵相隨。也，此謂步行者，車轂鬻騎連伍而行，尹和章云，鬻鬻也，士角友言其車轂往來，騎始於趙武靈王，胡服然宣十二年，邲之戰，趙穿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古未必無騎法，但如騎時，恐未有焉。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緝，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尹知章云：應聲之正，音征，魯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尹知章云：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

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緝，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尹知章云：穀斗十錢，齊糴十錢，從古本，尹知章云：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俗本作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伯陌通，謂居左右街者。左右伯受受也沐浴樹之枝，句，潤，潤，疏也，枝，既沐，故疎。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濁，不明也，布中明言布理，緻密，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

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

齊者夷萊之國也齊東有萊夷故云夷萊之國言禮俗未開動習夷風故多游傲者也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墉不成字當為捐捐度也衆

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盛九

亦惰倪終日不歸倪睨通怠惰眊睨無歸意也今吾沐浴樹之枝

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為長憂行不頃也行者疾

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薄勉也彼臣歸其

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臣僕也三不歸父老丁壯歸市者也此以鄉者不能自資也

也給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莒亦萊邑

名輕重乙曰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群書治要引無必市里三字蓋莒大邑故與萊並稱與柴

田相并者并有柴與田也言其力強一說并合也柴多薪莒多田以柴由之利相合以防齊故桓公憂而

之問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

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

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奇猶餘也以吾國

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

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反鑄金之於農也二年桓公止柴

萊莒之糶三百七十斗米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

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萊言糶齊言糶互文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
 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黨也
 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公當作君下章公其公貴公因
 之公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入之楚買生鹿城非所置鹿
 也疑當為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
 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
 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
 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
 主之所以賞有功諸本主作王今禽獸者群害也明

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
 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以齊為楚私有子告吾民急求生
 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
 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
 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
 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
 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
 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自得自以為得計錢五倍是
 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
 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

人載粟趣芋之南芋蓋楚境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一見諸本一作壹今從古本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

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

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

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

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

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趣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葆讀為保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豬飼

云春秋戰國未有衡山國衡謂衡山蓋戰國間附庸之國據下文其地在齊魯之間漢所置衡山國則在荆州相距甚遠若漢人偽撰此篇必不移荆州之衡山而北就中兗州之齊魯未可以他書不衡山輒疑

無其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
 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朱長春云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
 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
 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
 器不敢辯其貴賈辯論也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修謂買之
 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
 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
 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諸本賈作買今從古本衡
 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功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
 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漕粟於趙買粟漕自趙也趙糴下釜十五錢石

當三十四錢而隰朋取之石五十錢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
 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
 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曾削衡山之南齊削衡
 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凡管子書意同而事異者蓋皆一事殊傳
 著書者徧舉以博異聞非為盡有其事也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神氣之清而生心心生規心主知識智圓也故先生規規生矩
 矩法也智生法然後國可得而治矣觀之物方生正正矣方則正生曆正萬物莫曆焉曆生四時四時生
 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冬至天之始也四十六日冬盡而春

始天子東出其國曰郊內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

纁古冕字搢玉搃帶玉監諸本搃作總今從古本搃讀為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循巡也使人號曰祭

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諸本脫下號曰生而勿殺賞

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朱長春云期年冬也教

民樵室鑽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樵焚也焚薪於

氣墜塗也耜耒耨諸本耜作耨今從古懷鉛鉛又搃

權渠繩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懷來也鉛木鑣

也謂縲之下文云獲渠當協鞞此權亦當為獲形相

渠、繩、音、魂、縫、也、縲、繩、也、或、縫、之、或、索、之、皆、所、以、束、

禾、也、御、樂、同、謂、備、之、凡、此、諸、器、必、具、否、則、有、罰、教

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

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

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

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此三人中、有下可

使事者皆就食於官如其所言而勿有之路有行乞

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春至春天子東

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

姓號曰祭皇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男女皆

也苟不樹藝者謂之賊入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一民不耕必有為之飢者是賊人也作生

不肯勞其力謂也堯典曰平秩東作服事也任天地所生

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陳列也為下列民

為下達降為下等也三不樹而主使之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俗本天

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

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諸本

大臣無母字今從古本毋斬大山毋戮太行斬大山斬伐土石

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滅沒三

大而國有害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用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入殊族者族者入宗廟助祭殊族則否

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齊

通齋携也大材謂牛齊宣王曰我非愛其材而易之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大祖俗本祖誤祀朱長小功者小祖朱

春云家也無功者無祖元士一廟無功者皆稱其位三廟二廟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沃讀為飲飲燕食也凡祭祖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功者則無功者觀於外不得與飲焉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秋分也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大心心音切與同此皆非其義大心蓋星名疑即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纁音準搢玉搃帶錫監吹埴篥之

風鑿動金石之音諸本摠作總今從古本埴埴如鴈卵圍小孔木埴謂之埴音大如叫篥當作篥長尺四寸也春分位於兌兌為口故主用樂器金石或取其聲大也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殺氣用事故其當作衍牛馬之實在

野者王野者猶治也衍謂牧地秋治牧地牛馬之牧於之尹知章云此王今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計策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朱長春云巳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

管子卷之二十四

管子卷之二十四 三十二

也隆盛也母犯天之降也隆盛也母犯天之降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朱長春云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

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纓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

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促也趣道入薪藿葦足

蓄積澤生草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

大通三月之蓄大通其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

也令善不耕之害也俗本耕宜芸而不芸百州皆存民

以僅存朱長春云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

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削減也零落衰

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

害也故藏氣不堅張耜當祭耜謂耒倨鈿鐸

當劔戟獲渠當脇鞞脇鞞盾屬車鞞可當盾左氏

之櫓以甲以為蓑笠當採櫓字書不採故耕

械具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管子集古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